



# 甘佑先生

譯凡 閱 著夫諾丁坦斯康



雲海出版社發行

康斯坦丁諾夫著  
閔凡譯

甘佑先生

雲海出版社發行

# 甘佑先生周遊歐洲【註一】

有人給甘佑先生從肩上脫下那土耳其的大衣，他把比利時外套穿起來，於是人都說：甘佑先生已經完全是歐洲人了……

× × × × × ×

喂，我們每人講點甘佑先生的故事吧！

——好的——大家都喊起來了。

——我來講！

——等一下，我知道得多一點……

——不成，還是我吧，你什麼也不曉得……

亂起來了。終於我們同意了教斯塔蒂起頭，他就開始講了：



## 甘佑先生旅行

——我們的列車走進布達佩斯車站月台底圓頂大廈下邊去了。我和甘佑先生跑到飯館裏去。知道我們要在這裏整整停一小時，我就很安心地坐在一張桌子旁叫了一點小吃和一杯啤酒。我周圍——人山人海。真是些漂亮人。你們知道，匈牙利人，我心里是不大喜歡的，可是對匈牙利女子我一點那樣的意思也沒有。我爲這喧嘩的人聲所吸引，就完全沒注意到甘佑先生什麼時候帶着他那搭連袋從飯館裏跑出去了。甘佑先生到那裏去了呢？他底酒杯——是已經空了。我看看周圍，用眼在整個飯館裏搜尋他——沒有。我出來到月台上；這裏有甘佑先生嗎？那裏有甘佑先生嗎？——沒有！真是怪事！我以爲他到車上去了，去看看是不是有人偷他底小地氈。我又回到飯館來。到車開還有半點鐘，甚至還多點。我喝乾了我底啤酒，向周圍看看。那個看門的每隔五分鐘打一次點，漠然地用從容不迫的聲調報告着火車開行的方向：「海——格士——佛——凱——台——海——吉，吉士——凱——雷

士。賽——格——丁，威——維——戴克』。幾個英國旅客，瞪眼注視着他底嘴巴，他，對於由他那奇異的語言所引起的注意，似乎習慣了，大張着嘴傻笑着，用更大和嘶啞的聲音繼續着喊：『威——維——戴克，吉斯——凱——雷士，海——格士——佛——凱——台——海——吉……』加重着每一音節。

大約離車開還有十分鐘的光景。我付了我底賬，也付了甘佑先生底啤酒賬，出來到月台上想着找找他。同時一部列車走進月台大廈下來，你們猜，怎麼着，在一輛車箱裏，看到甘佑先生了，他半截身子掛在窗子下邊。他看見了我，就搖起他底皮帽子來，老遠地就向我說些什麼，因為火車頭轟東轟東的聲音，我什麼也沒聽見。我馬上猜到是怎麼回事了。火車停下了，他跳下來，跑到我面前，告訴我（混着些粗俗的咒罵，你們雖然允許我，我也不重複了）說：

——喂，老兄你聽我說，我跑得累壞了……！

——跑什麼呢，甘佑先生？

——嗨，跑什麼！你在那個飯館裏真是迷在什麼地方了嗎？

——那末？——我說。

——那末？那時候，那個在門口的人打點，我就聽到車頭叫起來了，我出去，可是沒有工夫告訴您：我們底車已經正在開走着哩。哈！我底小地氈！我馬上追牠去了。我緊跑慢跑——累壞了。終於我看見牠停了一停，我——撲！就跳進去了。

有個人突然問我喊什麼——「嗨——開——麥——開」——我，你是知道的，對什麼人都不讓步，向他冷笑了笑，指指我底小地氈。無論如何，那個人算是明白人，還微笑了笑。誰曉得，我們又回來呢。真是匈牙利事！

我，真是罪過，滿心笑起甘佑先生的奇遇來，哈，可憐的傢伙！火車是到另一股道上去轉軌，甘佑先生就趕起牠來了，真的——小地氈是在裏邊的。

——可是，甘佑先生，因為你跑得那麼快，你忘記付你底啤酒錢了！

——什麼不得了的事！他們不常常敲我們底竹槓嗎？——甘佑先生用一種不容反對的聲音說。

——我把那個賬付了。

——你底錢很多——你付牠了！——唔，我們上車去吧，免得再在火車後面趕！——甘佑先生命令式地說。

我們到車裏去了。甘佑先生跪到他底搭連袋上，把脊背向着我，抽出一塊乾乳酪〔註二〕來，切了一小塊，又切了一大塊麵包，用好得出奇地胃口，吧噠吧噠地吃起來，一會兒運動着這一腮邊的筋肉，一會運動着那一腮邊的筋肉，並且常常伸起脖子來，好教那乾麵包塊更容易吞下去。

甘佑先生吃飽了，打了兩三次嘔，把些麵包屑收起來放在掌心裏，也吞掉了牠，同時在鼻子裏咕嚕着：「嘔，怎麼沒有人請我一杯酒吃！」他和我對面坐起來，很憐惜地注視着我整整一分鐘，善意地微笑着說：

——請問你閣下，以前還在各處跑過嗎？你去過很多地方嗎？

——我跑得還夠多的，甘佑先生。

——咦——咦……可是我，走過多少天邊呀……嗤……嗤……嗤！奧得林

(Orlin)，君士坦丁堡、可是，在羅馬尼亞！你相信我嗎？那個渠而濟(Girgio)。

圖爾努 (Turnu)、木谷雷里 (Mugureli)、普洛業什特、俾台士提 (Pitesti)、布來拉 (Braila)、布加勒斯特、加拉茲，——噯，注意，我不騙你，在加拉茲，我記不清楚我是不是在那裏過，——不過每個地方我都去過。

我們底旅程，一直到維也納，過得很單調。我想把我底一本小書給甘佑先生，好教他看着來消磨那個冗長的時間，可是他非常和氣地推辭了我的建議，因為他年青的時候已經讀得相當多了，爲了更實用，他倒樂意睡上一覺。爲什麼無意義地呆着不睡呢？就是不睡，他旅行也得花錢，至少他要睡得夠夠的。他睡起來，並且打起鼾來，打得叫人不必再聽非洲獅子的狂吼了。

我們到維也納了，停在我們常住的『倫敦飯店』前。茶房們從車上把我們底行李拿下來。他們想把甘佑先生的搭連袋也一塊拿去，可是他，誰曉得是爲了禮貌還是爲了別的，不給他們。

——哈，老哥，怎麼能把這給他們呢，這是玫瑰油，不是開玩笑的，非常強烈的香水，人會伸進手去，抽出一小瓶來的，以後，——再去追他們吧！我很知道他



們。你不要被騙了，以爲他們那樣『高貴地』（甘佑先生是想說『文雅地』，可是這個字在我們國語裏是新字，容易忘掉）謙遜。不要看到他們慇懃而受騙。他們爲什麼那樣辦呢？他們是爲着你有好處嗎？*Ein, I, we, gut morgen*：總是想從你那裏拿點東西去。如果不是想拿別的——至少是想拿點酒錢。因爲這，我常常想着換便服出來……一羣叫花子!!給這個——*Krejecro*【註二】，給那個——*Krejecro*——沒來頭。

實在的，甘佑先生帶的玫瑰油，的確是很貴的東西，由於這，我勸他交到櫃上，好有人保管着牠。

——交到櫃上？——他叫起來了，在那聲音裏帶着可憐我這種天真的意味。

——你們受過教育的人，真是奇怪！可是你從什麼地方會知道，那些在櫃上的是些什麼樣的人呢？他們會把我底玫瑰油吞沒了，跑到什麼地方去——以後，你怎麼辦？你不要提那了，可是你看見這個腰帶來嗎？——甘佑先生掀起他底背心來說——我把所有的瓶子都裝到裏邊了。有點重不錯，可是保險。

於是甘佑先生轉過身去，把背向着我（偉大的人們，各式各樣的人們，有誰能曉得這個傢伙是什麼樣的嗎？）開始把那些瓶子往腰裏裝。

我請他吃午飯。

——我們要在哪裏吃午飯呀？

——下邊飯館裏。

——謝謝你，我不餓。你請吃去吧，先生！我在這裏等着你。

可是我敢說，我一出來，甘佑先生就打開他底飯盒子了。他有點吃的東西，爲什麼爲了一點熱食物來花他底錢呢，他實在永遠不會餓死的呢！

我把甘佑先生領到一個保加利亞商人賬房裏，留他在那裏，我自己坐上電車到 *Schonbrunn* 去了。

我爬上那個有名的圓屋頂，俯覽了維也納和牠周圍的景物，看了馬路，博物館，看猴子看了整整一小時，晚上我回到飯店來。甘佑先生在屋裏的。他想不教我看見他作的事情，可是沒辦到，我看到他在向土耳其大衣裏邊縫新布袋。他，這個

很有經驗的人，就是夏天也在他底法國裝裏邊穿着他底土耳其大衣的。有年紀的人說過：『冬帶麵包夏帶衣』。甘佑先生也是那樣作的。

——我坐下來補補我底衣服，——甘佑先生慌慌亂亂地說。

——你縫布袋哩，甘佑先生，好像，你真從玫瑰油裏撈到點油水啦，——我開始玩笑地說。

誰？我？你弄錯了！我爲什麼這裏要布袋呢？布袋多……多……多得是，只要有錢。不是布袋，不過我底小衣服開了一點綫，所以我加上了這塊小補釘。你在哪裏來？散步來？好。

——可是你，甘佑先生，不走走走看看維也納嗎？

——在維也納我會看到什麼呀？——城和城總是一樣的，人，房子和無限的豪華，你無論往哪去，總是『gut morgen』，總是要錢。我們爲什麼把我們的錢給德國人呢？在保加利亞有些人會用牠呀。

## 甘佑先生在浴場中

我也給你們講講我和甘佑先生的會面！斯托伊邱宣佈說。

——那嗎，講吧！——大家都喊着，因為我們知道斯托伊邱會講這樣的笑話的。

——這也是在維也納的事。一天早晨，我在孟德爾咖啡館裏坐着，叫了一杯咖啡，開始閱覽起保加利亞雜誌來。我教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吸引住了，我極其專心地閱讀，那時候，有人在我耳邊喊着：『哈……你好呀！』並且一隻汗漉漉的手，抓住了我底右手。我抬起頭來；一個寬肩膀，黑眼睛，黑頭髮，甚至有點黑皮膚的人，留着仁丹鬚，面孔瘦瘦的，刮過又長出一點鬚鬚來的嘴巴，穿着（你們猜是什麼？）禮服，廠着扣。在背心下，有兩三指長的小帶子和白色（保加利亞式的白）襯衫，沒有領結，帶着歪歪着的黑皮小帽，穿着皮靴，胳膊下挎着一根手杖。一個青年人，最多不過三十歲。

——對不起，先生——我客氣地驚奇着說——我不認識你。

——什麼？你說你不認識我？你是保加利亞人，是不？

——我是保加利亞人。

——那麼？

——那麼？

——嗨，那麼，請起來我們散散步去！你在這裏呆着幹什麼呢？

我的名子是甘佑，巴爾堪斯基。請起來！

他是甘佑，巴爾堪斯基，這用不到告訴我的。

——對不起，甘佑先生，可是我現在不得空。

——可是，如果你不得空，你爲什麼要在咖啡館裏呆着呢？

我認爲沒有給他說明理由的必要。可是他顯然一點放手我的意思也沒有，又向

我說：

——請起來，領我到浴場去！這個城的浴場在哪裏？

噢——噢！領他到浴場去！見鬼，可是我忍耐着，不僅忍耐着，甚至還微笑着。實在，甘佑先生的確需要洗洗澡啦。老遠地，他就臭氣熏人。那麼，怎麼辦呢？他是本國的同胞，應該給他効効勞哩，於是，我想了一下，我也順便洗一下淋浴去吧。天氣有點涼。我們開始向一個有大池的避暑浴場走去。在路上，我們遇到較可注意的事物，我以為應該向甘佑先生講解講解，可是我看出來了，他簡直沒有心聽我的話。常常漠然地說：「噢，是那樣的嗎？」或者用一個和我所講的完全不相關的問題來打斷我的話。比如我在講着關於博物館間廣場中馬利亞泰雷西亞紀念碑的一件事，他却拉拉我底袖頭說：

——我說，噯，你瞧那裏那個女人，穿着藍裙子，哈？她是什麼樣的人？喂，請告訴我，你怎麼分別她們，誰是那樣的，誰不是那樣的？我弄錯好些次了。甘佑先生對於這個問題還加了一個怪像的擠眼。

我們到浴場了。我心裏是怪不舒服，——牠好像預感到會有什麼事發生似地。我們在收款處買了票。甘佑先生擺動着伸在票窗裏手想着要剩下的錢，那個女出納

員微笑着把剩下的錢給他了。甘佑先生瞪着眼拿了錢，並且用他特有的一聲咳嗽表示出了他的情感。她大笑起來了。滿心驚奇的甘佑先生擺着頭，擰了擰他右邊的小鬍子。

*Ce frumoza es domneta!* 喂，斯托伊邱，你問問她懂得羅馬尼亞文不！——  
*Stij rumonestia!*——甘佑先生自己問了。

那時候，別的客人進來了，我們走進大廳去。環形的走廊，牠周圍——一些卸衣服的小房間，布簾子遮着。中間——長水池，用一道矮矮的木柵和走廊隔開的。到池子裏去，要從幾蹬小台階下去的。我和甘佑先生佔了兩個挨着的房間。我很快脫掉衣服，下到微涼的池中去。在水中幾個日耳曼人靜靜地舒展他們的肌肉和努力呼吸着。甘佑先生遲了很久，在他房間底簾子後邊，我聽到大聲喘氣和某種玻璃東西的撞擊聲。最後，有人把簾子去掉，甘佑先生赤着身子出來了。胸部滿長着汗毛，腳上帶着襪子所印的花紋，——手裏拿着一捆東西：這就是那些非常貴重的小瓶瓶——在一塊不大十分乾淨的布裏捆着——他怕把牠們放在房間裏：『你從哪裏

能曉得，那牆是不是堅實的，人會把釘的板子起下來，以後，你去淹死吧！」他周圍看了看走廊的牆，找一個釘子好掛他的捆捆。他想，有牆，牠上邊也應該有釘子。他轉過來朝我說：

——哈，這些日耳曼人，頭腦多麼簡單喲，一個釘子都想不到釘到牆壁上。可是，他們還說我們保加利亞人頭腦簡單哩。

當甘佑先生確信了日耳曼人頭腦簡單以後，他遲疑地把布巾帶着小瓶瓶放在房門口了，好教牠在洗澡的時候也看得到。

——喂，你聽！——他向我說——你洗着澡，同時看着那些瓶子，也瞧着我要作個怎樣的標準姿式。說完這些話以後，甘佑先生抬起他底第一條腿，邁到柵欄上去。……

——你看吧！……

他站起來，把那一條腿也放到上邊，劃了個十字，就喊起來：

——來……看呀！上帝保佑我！……呼！——他就在空中跳了起來，彎着他底



腿和圈子一樣——通！……到水池裏邊來了。一陣水花四散飛濺起來，把兩個驚呆了的日耳曼人澆了一身。浪花擴展到周圍去，流到水池以外，以後，又流回來，過了幾分鐘，水平靜下來，澄清下來以後，所有在水池裏頭的人，都可以看到甘佑先生那種累人的姿式。他起來了，用腳站在池底上，閉着眼和嘴，——於是——撲！……弄掉垂在鬍子上的水——撲！……弄掉頭髮和臉上的水，睜開眼，向我看了看，笑了：

——哈……哈……哈！你說怎樣，哈？

結果我什麼也沒說，因為他又平着跳到水面上，開始用手拍着水面，作起『船式』游泳來；——『波啦』用手劃一下水，再用腳向後打了兩三次；又用另一隻手『波啦』了一下——接着又用腳打了兩三次水。全池沸騰起來了，我們好像是在一個瀑布下邊。水浪衝擊着邊沿；一些水花甚至飛到牆上去。

——這叫『船式』！——甘佑先生在水浪中鄭重其事地喊着——喂，等我給他們表演表演所謂『汽船式』！

他把脊背轉向我，於是開始用腿在弄得發泡沫的水上那樣很很地打了幾下，水花甚至飛到天花板上去了。他迅速彎起胳膊來，表示那是汽船的水輪：『突兵——路兵，突兵——路兵，鳴——鳴——鳴——』——甘佑先生用嘴放起哨來。那些日爾曼人呆了。他們好像以為我底朋友是才來的還沒進瘋人院裏的東方人。我從他們臉上看出來的倒不是『不滿』而是『可憐』。可是甘佑先生或許從他們臉上看出對他那技術的無限讚服來，他於是很快地從台階上走出來，站住，驕傲地從上邊瞧着那些日耳曼人，英雄地拍着他那毛茸茸的胸脯，滿懷勝利地喊起來：

——保加利——利——亞……！保加利——利——亞！——又更用力地拍了一下胸脯。

他用以自己介紹的那充滿驕傲的聲調，表示的意思很多。這個聲調的意思是：『喂，你們看到保加利亞人了嗎？就是這，就是這樣的。你們以前只是當作斯利夫尼茨【註四】的英雄，巴爾幹山的天才聽到人講過他！看吧，他現在是從頭到腳完全在你眼前啦，並且是一種自然的面貌！你們看到他能作些什麼驚人的事了嗎？你們

以爲就只能作這個嗎？噯，他還能幹什麼事！頭腦簡單的保加利亞人，哈？！呸，你們這些 Cifuto 們，Cifuto 們【註五】。

——喂，請問問他們，沒有肥皂嗎！——當他的愛國熱誠『消滅』了以後，甘佑先生對我說——你看我底腿像什麼？……

真的，甘佑先生底腿可作爲亞帕羅·柏耳維德爾維基【註六】最適宜的典型。

斯托伊邱說完這些話後，就結束了他的講述。

## 甘佑先生參觀布拉哈展覽會

我也想給你們講講我怎樣和甘佑先生在布拉哈參觀展覽會——魏特克微笑着說。

——好極了，魏特克！——大家都喊起來——好久我們都等待着聽這了。  
魏特克開始了：

——要是你們還記得的話，我們是坐着保加利亞底車頭和車箱從索非亞出發的。車是只有頭等和二等，嶄新的，才從歐洲弄來的，乾淨得值得稱讚，也舒適得值得稱讚。在同一車箱裏就有頭等和二等的房間。一大羣人，我記不清楚，我們不是一百六十個人啦，年少的，年老的，男的，女的，小孩子，甚至吃奶的小娃娃（呸，那些奶娃子們！）誰還比得起我們？！我們坐着保加利亞的車到展覽會去，這是何等的驕傲！我們說：現在歐洲人看看吧，保加利亞不再沉睡了！可是那種由於火車的優越和以我們的成就來驚駭歐洲人的想頭所形成的愛國熱情，你們以為我們

會長期享受嗎？當人們在車站向我們告別的時候，當我們經過斯利夫尼茨和德拉戈曼〔註七〕陣地，那些我們英勇勝利的田野時，我們的熱情和那些酒瓶，給養籃子的消耗同比例地長着，酒瓶子，給養籃子，那些講求實際的旅行家們是帶得很多的。『當然，我們要帶着食品的，爲什麼把我們底錢花給塞爾維亞人呢？』——爲愛國熱和蒲萊維納〔註八〕酒興奮起的甘佑先生喊着說。

當我們走近加里布羅德的時候，天色已經黃昏了。人們想開開電燈，可是結果曉得了，人忘了把牠們弄好。

到天色全黑以後，那些小孩子們害怕起來，哭起來了。——啊，那時候，好像保加利亞國境的離開一樣，慢慢地，愛國熱情也離開我們了。有些人苦笑着，別的人們就諷刺地笑着（我們不只是保加利亞人！），另外的一些就憤怒着，甚至甘佑先生也在我耳邊低語着：『豬還懂得好水嗎？』有人對在鐵道部工作的一個外國人發出毫無意義的辱罵。甘佑先生受着這些人的幫助，喊起來了：

——我也曉得：我們是不開化的，這是外國人的不是呀。他們故意這樣做，好

丟我們的臉！你們想到他們是爲了嫉妬這樣作嗎？人人都是那樣！

說過這些話以後，他那樣可怕地看着一個外國人，以致使他咳嗽一下，到另一個房間去了。當我們停在加里布羅德車站的時候，車裏邊是完全黑的。人們彼此都看不見。我們感情激動了，發火了，於是開始笑起來。人們對鐵路人員發出無數的取笑和辱罵。聽到了各種喊聲：『嗨，來人拿臘燭來，小娃們害怕啦！』『嗨，給我們去買一磅臘燭來，叔叔，我們會給你酒錢的！至少你給我們每人一支油燭吧！』

只有甘佑先生，不以爲那個混亂是保加利亞人的不是。

——那個人，那裏，你看到他了嗎？——當人們拿來幾根燭以後，他指着一個外國人說——你們把他身上灑滿柏油燒死他吧！——大家能容忍這嗎？你們不要提那摸黑啦，他正看着這裏哩。可是我們在塞爾維亞人前丟臉了！那裏就是他，你們看見他了嗎？是塞爾維亞的官員——那個人笑了，真，笑着呢！』

可是那激動起來的愛國熱，不容許甘佑先生看着一個塞爾維亞人嘲笑他，於是

馬上對他變臉了。

——嗨，你在那裏笑什麼？

他想着跳出火車去，去結果他底性命。真正是英雄骨血！

——嚇——嚇——嚇——！你安靜一下吧，甘佑先生！——他底同行者勸告他說——不要鬧亂子啦！注意，我們走到塞爾維亞來了。

——我們走到塞爾維亞來了，那有什麼關係？他們會嚇倒我們嗎？可是斯利夫尼茨？……可是『納特拉布拉其』？——和炸彈一樣，從甘佑先生嘴裏飛出來一句辱罵。

——噯，我們的車沒亮，塞爾維亞人怎麼得罪你了？——別人勸他說。

——誰？是他們嗎？我知道他們！——甘佑先生回答說，同時擺起頭來。

有人給我們一個房間裏分了一支燭。

我想：那時候有些燈是教人修好弄亮了。車開起來了。旅客們在車窗上滴了一些燭油，把臘燭立起來。這就是這列新車的第一次保加利亞化。第二次保加利亞

化，在第一夜裏人們也已經完成了。每一個廁所（請原諒我，先生們！）都弄得和髒水溝一樣。

無論如何，我們是過了塞爾維亞了，可是你們不要以為我們是那樣沉默地從它經過的。呵，保加利亞人不是頭腦簡單的！只要有可能的地方，甘佑先生是不放棄中傷塞爾維亞人的機會和向他們提起斯利夫尼茨的機會的。

我們開始經過匈牙利……在這裏，列車的一個輪子燒起來了。哈，那些守車的真該死……我們停了好久好久。大家潑上水，弄熄了，點起火來……終於我們開動了。那些匈牙利人——大笑起來。他們知道：這是保加利亞的旅行家們。……在一個地方，又燒了一輛車，人們終於把牠丟給魔鬼修理去了。

甘佑先生——這個經驗豐富的人——曾經旅行過一次的，向他那些頭腦簡單的旅行同伴們講解說：

——現在我們要到佩斯塔啦。過去佩斯塔以後——維也納。布拉哈是在維也納後邊哩。這些地方我都去過。



小站間，我們沒停。我們在大站上停一下，只是爲了給我們讓出路來。富饒的摩拉維亞是引起全體人的注意了。充分墾植的谷地，豪華的公園，無數的工廠和企業，甚至使甘佑先生也要承認摩拉維亞優於我們底祖國：『我們經常工作着，可是這些人們也不比我們笨；哈——哈——哈，這些人工作得不比我們笨！』可是當他發覺出他太醉心於讚賞的時候，他便附加說：

——可是這些都是無用的！他們在工作，可是日耳曼人吞沒了一切。我們底旅程不是過得毫無笑料的。

我，老萬，菲爾佑和伊凡尼加的兒子（你們或者不認得他）——我們佔了一個頭等房間。在旁邊二等房間裏，有甘佑先生和他幾個給養充足的同伴們。甘佑先生，好像由於匆促，忘了把食物放在搭連袋裏。

『嗨，至少，我們都是保加利亞人，我們要互助點。這個人一片麵包，那個人——一點奶油，那麼，人就可以過去了。要這樣子！』也真的，他過得很好。他底同伴們用食物和飲料招待他——他就用和食慾飢渴混在一起的熱烈的愛國熱情來款

待他們。可是什麼都有它的盡頭。最後，我們鄰居底給養也告竭了。他們把一加喻  
一加喻的酒桶都喝空了（爲了避免嚴重的錯誤，我自己必須更正：當我們喊着『保  
加利亞萬歲！』『萬歲！』『拿來，我潤潤我底嘴唇！萬——萬——歲！』經過斯  
利夫尼茨和德拉戈曼的時候，那些一加喻的酒桶就教人喝空了）。甘佑先生開始貼  
到我們房間來。起初，他找一些藉口；一會要火柴啦，一會他底胃痛，要一杯法國  
白蘭地啦，以後，慢慢地熟起來了，混慣了，差不多就出我們底房間了。他忘了  
他以前的同伴了，噯，也是，他們對他還有什麼用呢？他們什麼也沒有啦——什麼  
都吃光啦，什麼都喝淨啦，可是我們這裏，謝謝上帝，還有一點點——我們在車站  
上也買食物。甘佑先生，由於好奇，一個嚐嚐外國水菓的機會也沒放棄。

——這是什麼？是葡萄嗎？好極了！喂，給我一小枝！喂……喂……是好！好  
極了！

好奇心就用這樣的方式，使他和我們底食物，我們底法國白蘭地，和我們底烟  
盒子熟悉了。

——這個烟盒是高加索銀子的嗎？——甘佑先生看到我們有一個人要吸烟的時候，好奇地問。

——不是，這是維也納貨！——烟盒主人回答道。

——是嗎？遞給我來看看！嗤：嗤：嗤：你看，裏邊還有烟哩！保加利亞的，是不？給我來燃着一枝烟。我有烟紙，要是你需要的話——我在這裏！

由於他那皮鞋的氣味，由於他那身上特別的汗臭，由於他那想獨佔整個靠椅的排擠動作，我們是充分感到「他在這裏」的。起初，他坐在靠椅邊上，以後，我們必需三個一塊坐到另一個靠椅上去，而伊凡尼加底兒子縮在他那個靠椅上角角裏，好讓甘佑先生有採取水平臥倒姿勢的可能。我們想看看甘佑先生對於安適的需要究竟能達到什麼程度，他就對我們的好奇心，衷心地供給起養料來。

——喂，請往邊上挪一點，我好也放上那條腿，哈，是這樣！好極了！噯！注意！喂，你聽，機器是怎樣响法：突兵路兵，突兵路兵——在飛哩……！我很喜歡這樣躺着。對過那個房間裏——窄得很。而且別的人們——一些老粗，你能給他們談

什麼呢？你們那裏吃什麼的？是梨子嗎？好，遞過來，我試試我能這樣——躺着吃一個不成？謝謝！你們從哪裏弄的這些梨子？

——我們買的——我們有一個人幾乎不能自制地答覆說。

——那樣着，是嗎？好極了！——他含着一嘴滿含果汁的梨子讚許着——我喜歡梨子。

甘佑先生沉想於發動機的單調聲音中，已經睡起來了。我想：我們用什麼來捉弄他一下？一個妙想，在我心中出現了。我先給別人打過手式後，對他們說：

——先生們，我們來作咖啡吧。把酒精和小汽爐遞給我。

——咖啡，是嗎？——甘佑先生喊出來了，並且從靠椅上跳起來，就和刺着的一樣——大概是！

——我們能作什麼咖啡呢，沒有水——伊凡尼加的儿子好像演員似地說。

——水嗎？——甘佑先生用同樣的聲調喊着——水，你們只管問我要吧，馬上有了！他飛出房間去了。

我們真笑壞了。伊凡尼加的儿子躺下了，佔了整個的靠椅。甘佑先生回來了，分外加勁地喘着。他想着向我們表示：爲了我們的福利，他費了多大的力氣。在他手裏有一個小壺。

——看，我找來了，你們相信不？我找遍了所有的車，最後，我看到一個小壺，很快地把牠拿來了。一個女人在我後邊喊：『嗨，給我們底壺，那是給我們小娃娃用的。』我，怎麼撒謊，你們猜，我怎麼誑他：『對不起，太太，那邊一節車裏，有人暈倒了。』——『是那麼着嗎？』她說——『實在的』——『你趕快拿水給他去，再把壺帶回來吧。』天真的女人！噢！我出汗啦。哈，我們來作咖啡吧！

——先生，你不覺得可恥嗎？——我們裏頭一個同伴，他氣得不能自制了，責備着說。甘佑先生聚精會神地望着他，努力儘可能真實地表現出他真誠的驚異來。此後，完全出乎意外地他說：

——我猜，這件事是安排好的。可是，無論如何，我說，你們在這個場合，至

少給我一枝香烟和一杯法國白蘭地吧。

我們給了他一枝香烟和一杯法國白蘭地，他就走到他房間去，到那些天真的人們中去了。

——那些受過教育的人都是大傻瓜！——過一會以後，我們聽到甘佑先生在旁邊房間的聲音了——我不曉得：人怎麼能容忍他們在機關裏工作？可是你們等着瞧吧！甘佑先生會回到保加利亞的，那時候你們就看出來誰是教父誰是岳父了！！

我們走進捷克邊境了。和我們一塊旅行的，有些委員會的委員們，他們是政府派來看看人家怎樣籌辦展覽會，好也在蒲洛夫狄夫〔註九〕舉行的。他們裏頭有一個人在所有旅客底胸間扣了一個保加利亞的三色國旗。在旅程中聽到傳說，我們在邊境和在布拉哈一樣，將受到勝利的歡迎，所以關於在歡迎時應該怎樣，我們是『預先訓練好』了。可是我們實際看到的，超出我們底一切預料。

前邊就是邊境車站，車頭拉起哨來。我們看見從鐵路的左邊，右邊，成羣成羣的人向車站走來。天在微雨着，由於這，那些奔跑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是帶

着雨傘的。我們停止了。在月台上——一大堆人。一個音樂隊，馬上奏起 *Serenade*。【註一〇】來，此後，一個合唱團就唱起『哪裏是我們的家鄉』。這對於大家是無窮的快樂，特別是甘佑先生，他誇獎捷克人民，說他們學保加利亞民歌『哪裏是我們底種族』底調子，學得很好，不過字句，他們發音還不很清楚，所以大家也不能很好地懂得他們。

當我一回想起在那第一次會見中的舉止時，血，就由於自恥，衝上我底腦中了。你們想想吧，先生們，全體市民，甚至鄉下人，都來歡迎他們底弟兄們保加利亞人啦。他們請來了音樂隊，合唱團，幾個女孩子們在手裏拿着花束排列起來。那些女孩子們等着保加利亞弟兄們的下車，好用獻詞，歌唱，音樂和花束來向他們致敬，可是那些『弟兄們』從車窗裏伸着頭在望着。

你們要相信我，諸位先生女士們，你們要相信我！那些車窗是很窄的，只能露出一個人底頭來，另一個人——穿過他底肩頭——望着，第三個人——只露出一半面孔來在望着。

歡迎的人們呆了。他們不曉得怎樣辦才好。把花束交給誰呢！音樂停止了。合唱團的歌聲也停止了。剩下的只是沉默和對看……有一次，甘佑先生下車了。所有的捷克人都把目光轉向了他。空出一個地方來好讓他過去，他過去了。啊，天呀!!! 甘佑先生在無數人的注視下，在無數向他奉獻花束的手間，多麼威武地過去了。他用整個手掌，撫摩着他左邊的鬍子，把牠擰得向上翹起，大聲咳嗽着，用一隻眼看着那個把花束放在他鼻下的小姐，同時搖動着他左手的手指，好像他要說：『你歡迎嗎，女孩子？好，你歡迎吧，我喜歡這！』——於是就走開了，沒肯賞她一點光接受下那個花束。那個女孩子惶惑地挪開了她底手。一會兒甘佑先生又出現了，扣着他服裝中最不便的那一部份的扣子。

人又給他讓出地方來，他又擰起他底鬍子來，又咳嗽起來，用手指打掃清楚了鼻孔，上車了。車頭叫起來，我們起程了。

爲了使你們不要以爲我是故意地誇大某些事件，以使所說的事件更爲精彩，和使甘佑先生這個人物富於漫畫化，我要給你們說，完全相反，我還丟去了一些事件



哩，因為現在想到那些，還壓迫得我底心痛。例如，我不願意告訴你們，還在我們啓程的第二天，我們底列車，已經成了什麼樣子了。我前提到過：我們男女旅客們，還帶着一些奶娃們。我們先不提那些哭和叫吧！我要告訴你：廁所是改成洗濯間了，在那裏，人們洗濯那些齷齪的小孩子襯衣和短褲。而列車底走廊就叫人們改成晾衣場了。人們扯起繩子來，在那上邊放了一些洗得不怎樣好的小褲兒。牠們替代了我們應該用以點綴我們列車的國旗了。這些半白半黃的小旗子，直到我們的領隊瓦西拉基先生用聲如洪雷，熱情洋溢的講演振聳了那些捷克人的時候，還在飄揚着哩。

從邊境到布拉哈的這一整段歷程，是一串勝利的行列。無論是經過城市，無論是經過鄉村無論是穿過田野，無論我們經過哪裏——人們總是向上拋擲着帽子，和不盡的『Nazdar！』衝破了天空。我看到一個女工人，她看到男人們揮動着投擲着帽子，就擺起手來，以後，摘掉她頭上的帽子，喊起『Nazdar！』來。

我們經過了一個城市（我不記得牠叫什麼名子了，你們應該曉得，那時候，我

們是呆了)。在街上——是人，在窗戶中——是人，在樹上，在柵欄上，甚至在屋頂上——也是人。在這個城中，我看到在一個地方，蓋了一座新房子，剛剛完工。在屋頂的尖端，立了一根長竿子，用青菜裝飾着，在牠頂上是一個旗子。幾個工人想着扯上牠去好向我們致敬，可是牠好像釘子釘到的一樣——牠們沒能把牠扯動，可是他們把牠搖幌起來了，搖幌得那個大旗已經能以小小的振幅左右擺動了。

我們到布拉哈車站了。人又開始了演說致敬。一邊是「保加利亞弟兄們……吉雷耳和麥托狄……！」另一邊是「弟兄們……！天才的約翰·胡斯……！」可是甘佑先生在他那方面是不滿於：人們只是讚揚吉雷耳和麥托狄的，他推了一下教師說：「講呀，你們也講點關於亞斯帕羅喀【註一一】呀！我們這樣的人少嗎？你講呀，或者調整調整加瓦洛簫【註一二】吧，現在是時候了。」

我們坐上馬車了，鮮花和歡呼向我們身上洒來。可是我們坐得多麼漂亮吶——你們只要想想吧。我們由於這種意外的歡迎而驚呆了。有人在那裏給我們說：我們都要到「麥斯堪加貝色大」(Mescanska Peseta)市俱樂部去，在那裏，會有人把

我們安排住下來。我們起身了。這邊——那邊，都是成排的拿着花束的女郎。每一個都是穿得和過節似地。

我們到了「麥斯堪斯加貝色大」，在花園裏佔了一個地方。我們等着我們行李的到來，好讓人分排我們的住處。幾個可憐的馬車夫們，在門口等着付他們的馬車錢，等了一整個鐘頭，可是我們大部份旅客並不認爲有付他們錢的必要。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甘佑先生說——要是捷克人們也付了馬車錢，該會花他們多少錢。最後，我們都是斯拉夫人呀！在這種場合，我們表現表現我們的斯拉夫精神吧。實在，應該如此！什麼都不花錢！只是一個乾脆的「Nazard」！……

人們把我們底行李拿來了，把我們分別安排住下。人們照料着給我們找到地方。我不給你們講和馬車夫的爭吵，和俱樂部侍役的爭吵以及M. G. 各兵營的交涉和  
不滿了。

我們四個人住在一個大房間裏。我們享受了很好的安適，房間的窗子是向院子那一面的，對過是一樣層數的樓巍然聳立着。

有回，照應我們的女僕人安奴絲喀搬開窗子上那些花盆，要把窗子關上，忽然間向對過窗子裏看起來。我也向那邊一看，你們說我看到什麼啦？甘佑先生在四廠大開的窗子前，也沒把窗幕拉攏，脫去了上身的衣服，撫摩着他那長滿汗毛的胸膛，向我們的女僕人傻笑着，好像他想着拿這來使她心醉似地。

當地的報紙上，就在當天登出了歡迎那『親愛的』（他們有權利這樣稱呼的）來賓——保加利亞弟兄們的文章。還登出了我們參觀展覽會和該域名勝的日程。還登有我們參觀的事情，如我們到那裏去過，人們怎樣歡迎我們，怎樣向我們致敬和我們的答詞。我們底領隊瓦西拉基底名子著名了，由於他那無數的講演，他是值得這種注意的。並且，老實說，如果不是瓦西拉基先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無疑地要一敗塗地的。

在展覽會的入口，展覽委員會的委員們歡迎我們，又是關於捷克人民，關於保加利亞人民……的講演。我們走進展覽會去了。一個委員領導着我們，好對各重要部份，作一個迅速的概覽。可是他領導的是那些人呢？我們旅行家們——完完全全

的英國紳士們！……在走進植物館的時候，那些人——簡直不想出去了！！

——伊凡，伊凡！來，到這來！你看，鬱金香！多麼大！你還記得你姑母那裏有這樣大的鬱金香不？——一個女人在一邊喊起來了。

——瑪麗，瑪麗！來，到這來！你看，這裏，含羞草！他們叫這含羞草！你看見牠了沒有？……

——喂，這裏，你們看羅勒草呵！嗤……嗤……嗤……捷克人也有羅勒草！——第三個人宣布着說，於是大家都堆在一起去看羅勒草了。

——可是在這裏，我沒有看到天竺葵！——甘佑先生用憤激的聲調宣布着——他們沒有天竺葵，那末，他們的事情，就算簡單得很。咦，咦，在保加利亞，在巴爾幹山……噯，老娘親呀！……

可是委員會的委員，那時候就和站在荆棘上一樣。等着他那些親愛的來賓們結束他們的談話。

我不再忍耐了，從植物館出來，就跑到其他各亭瀏覽去了。當我不在的時候，

人們給這些高貴的來賓們照了像，第二天，在一個畫報上就登出這個團體的照片來了。人們還領我們到有捷王宮庭的赫拉德卡奈去。在那裏，人們指示給我們國王顧問團在那裏開會並決定三十年戰爭開始的房間，人們從那裏把捷克愛國者投進地穴去的窗子。還把我們領到新博物館和舊博物館去。在民衆劇院裏爲我們演了一次歌舞劇，在「麥斯堪斯加貝色大」開了一個遊藝晚會。

我們拜訪了最爲人尊敬的市民納普斯台克先生，他自己有一個博物館和一個圖書館。房主人精神愉快地並且以斯拉夫的好客精神來歡迎我們。在這裏，人們預備好了些熱烈的講演。一個房間裏有一本叫來賓簽名的簿子。有一會，當大多數都擠在那個簿子前，每人都很迅速地拿起筆把他底名字寫在上面好永垂不朽的時候，甘佑先生拉了拉我的手，毫不關心地問起我來：

——他們那裏簽名幹什麼？

我，老早知道，沒有任何說法可以使甘佑先生對簽名發生興趣的，如果從那件事情裏得不到點東西或者爲了「在教父前」〔註二三〕，就給他開玩笑說：「誰要不

願意再看布拉哈古蹟的，可以在那個本子上簽名，好在納普斯台克先生這裏吃午飯。」

——是那樣嗎？——甘佑先生叫了起來——把那些古蹟丟到魔鬼那裏去吧，給我筆——遞給我，嗨，遞給我筆，快點！——拿過來，拿過來，我要趕快哩！——於是開始拿肘子去碰站在擺那本簿子的桌子旁邊的人。他踏了一個人的脚，碰了另一個人，從別人手裏把筆奪過來。滴了一些墨水在那簿子上，終於，甘佑先生那震顫着，滿生汗毛而剛剛出過汗的手，在其中的一頁畫出了兩個音調響亮的：字：

「甘佑·巴爾堪斯基」

## 甘佑先生訪伊雷契克

——魏特克講的這，是以後的事情——愛靦腆的伊爾邱宣布說——我確實知道，甘佑先生以前是去過布拉哈的，他在那裏住了很久，賣了相當多的玫瑰油。

你們願意我講一講嗎？

——只要是關於甘佑先生的事情，你不用問，只管馬上講吧！——我們喊起來。

——好，你們聽吧。甘佑先生從維也納來到布拉哈。他在車站下了車，就背起他底搭連袋走到街上去。馬車夫們馬上跑到他旁邊來了，說他們願意拉他，他用頭表示了一下不想坐車。他們認爲他的表示是答應了【註一四】，於是一輛馬車就攔住了他的路。甘佑先生發火了，對着他們瞪着眼劃手式。一個警察看到了，才教人把馬車拉開。……

甘佑先生想：他從什麼地方能知道我們底歷史家伊雷契克住在那裏呢？伊雷契



克在保加利亞住過，而且喜歡保加利亞人。甘佑先生要到他那去，要給他道『日安』，『上帝給你幸福』，伊雷契克也或許要請他來作客人，爲什麼花錢住旅館呢？——當想這的時候，來了一個力夫，帶着紅帽子，要扛他底搭連袋。甘佑先生問他：知道伊雷契克在什麼地方住嗎？那個力夫說不曉得，可是鼓勵他說會找到他的，於是又伸出手來拿那搭連袋。甘佑先生不給他，因爲那些小瓶瓶是在裏邊的；『力夫會跑得一溜烟似地，跑到什麼地方去』並且他看他穿得很好，誰曉得會要多少錢。

——先生，你請前邊走，我跟着你走——甘佑先生和氣地說——你不用管搭連袋，我背着牠。甘佑先生表示這種謙和，他想着一方面拉住這個力夫，同時使他相信他不是什麼有錢的人，好教他不致於要很多的錢。他們走着在每一個路口問：伊雷契克住在哪裏？

終於有人猜到了，是問的伊雷契克教授，於是告訴他們到哪裏問去。他們問了後，於是找到他了。甘佑先生給那個力夫說了聲『謝謝！願你長命百歲！』就到伊

雷契克屋裏去了。

——呵，日安呀，伊雷契克先生。你怎樣？你身體好嗎？——甘佑先生當走進房主人底工作室後，用最和氣的聲調喊着。

伊雷契克驚異地向他伸過手來，請他坐下，而且暴怨着他的記憶力，不能使他想起這個和氣朋友是誰來。

——你不認識我嗎？——甘佑先生提醒他說，雜亂地有時說『你』有時說『您』——在索菲亞當過公使，是不是？

——是的。

——噯，我也是從那裏來的！——甘佑先生鄭重其事地結束說。人家說我們是同胞，嗨——嗨——嗨，不是嗎？你記得在『斯拉夫亞寧』報上那篇文章嗎？

——是的，是的，我記得它——伊雷契克自己抑制着嚴肅地回答。

——咳，人們多麼侮辱了你！！可是你放心吧！一點也不要難過！我是多麼稱揚你呀！人家說：『伊雷契克這樣，伊雷契克那樣，』

『請你原諒我！』——我說——『並不是那麼回事』。伊雷契克很了解保加利亞人，所以對甘佑先生的好談，一點也不驚奇。談話，這樣繼續了幾分鐘，以後，就轉到實際問題上來了。甘佑先生誇獎房主人底房子好，非常細心地暗示出這裏還有地方再住一個『外國人』。他講到保加利亞人的好客；如果外國人走進保加利亞人底房子去，人就會給他吃，招待他，甚至給他準備好床鋪』。伊雷契克努力提示給他，這個住所，對於他底家人太窄小了。甘佑先生好像聾子一樣，繼續着談保加利亞人好客這個題目。談話從這個題目又轉到甘佑先生的小生意上。他給房主人說：他帶了玫瑰油來賣，並且宣稱：『明天，你如果願意的話，請領我到各工廠裏去，我是同意的；你給我翻譯，因為我不懂他們的話，成不成？伊雷契克趕快回答說：關於各種大油工廠的詳細情形，他不曉得，因為他的職業，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除了這，他沒有閒空，可是他告訴他保加利亞學生聚會的地方，或者他們裏頭有人會幫助他。

——當然了，要是你願意的話，——甘佑先生接着說——我實在不勉強你！我

也要給太太一瓶玫瑰油的。她，我也認得。她在這裏嗎？（伊雷契克猜不到他講的是那位太太）。還有，如果你有親戚朋友的話，請告訴他們，我帶玫瑰油來了。不要不好意思。我以後要常到你這裏來的。我們要談談保加利亞。要是你願意的話，我答應住在你這裏，到我離開布拉哈的時候止。

——請你原諒，可是……

——當然了，我說，要是你願意的話——甘佑先生解釋說——對於我，住在旅館裏更好些，可是，唔，我說過：伊雷契克是我們自己人……

——謝謝你的關心；我真衷心地願意招待你在我家裏，可是我沒有空舖。不過，今天你要作我們的客人了。你在我家裏用午飯。

——我們就在一塊吃午飯吧，那，爲什麼不呢？——甘佑先生同意道……

伊雷契克是正在從事於一件緊急的工作的，那個工作是爲甘佑先生的進來所中止了。房主人和坐在荊棘上一樣，不曉得怎樣才能委婉地『打發開』這位刺刺不休的客人一小會兒。他按了按鈴，僕人來了，他吩咐他告訴家裏人，從保加利亞來了

一位客人。過一會，伊雷契克底母親進來了。甘佑先生幾乎還沒有離起椅子來，就用手向他底額間動作了兩次，驕傲地說道：

——噢！噢！噢！敬禮了！你好嗎？我們拉拉手吧！嗨，這樣着，保加利亞式的！你身體好嗎？我非常高興！

伊雷契克底母親文雅地向他敬禮，並且提出一大堆問話來，表明她對她客人底祖國有濃厚的興趣。

——嗨，現在請你實在告訴我——甘佑先生問道——是在布拉哈洽意，還是在索菲亞洽意？伊雷契克底母親遲疑了，因為她沒在索菲亞住過。甘佑先生問過這句話以後，就怪樣地微啞着，望着伊雷契克，好像他想着暗示給他，他自己對於女人的觀感似地。『你看，終究是女人，你給她講什麼呢？』

——他閣下今天在我們家裏喫午飯——伊雷契克轉向他母親說。後來，爲着好繼續他的工作，他用德語請求她把甘佑先生領到旁邊屋裏去。他瞪着眼睛看着伊雷契克，看看那盛着小瓶瓶的搭連袋，遲遲疑疑地攷慮着：『他們用德語講些什麼東

西，誰曉得！可是我不相信。不錯，他在我國當過公使，那麼，公使們，實在也不是那種好人。不過對於這，我不會相信的。」——想過這些想頭以後，他胆縮縮地站起來，向那位太太所指的房間走去，可是在他走到門口的時候，他轉過身來，想着在房主人們的面孔上看看他們的意思。他這時看到了幾種無語的暗號，他們家裏人在那個時候，的確是用那幾種暗號來互相示意的。那些暗號的意思是：「你設法儘量多絆住他一會兒，因為我有要緊的事情。」可是甘佑先生把那了解成完全另一種意思了！

——這些東西或許礙你的事，——他用眼看着那個搭連袋說。

——噢！噢，一點也不，請你放心吧！——伊雷契克回答說。

——可是，牠們終究會礙你底事的，我知道。那末，我拿着牠吧——於是就伸出手來去拿牠，可是他們家裏人很和氣地不讓他拿。

——不是我怕，而是我願意那樣……

他們走進客廳來了。那母親順手把門關上，好叫工作室內聽不到客廳的聲音。

她用一些有趣的東西，拿種種方法來絆住甘佑先生，拿給他各種各樣的照片看，指示給他一些圖畫，擺到他面前一大堆插圖，可是甘佑先生的想頭，完全在另一個地方的，所以他，對於老太太的一些客氣，回答得好像很冷淡。

——我不想看了！謝謝！請你看吧！我看過多少這樣的圖畫和照片了。你不要以爲我是年青。

甘佑先生看了看他底大銀壳錶，開始了一段非常有趣而合時的談話：

——我非常想着學學歐洲生活。你看，比如我們：在我們，如果到了中午，就已經在吃午飯啦；在你們，就另一種辦法。比方說，你們都是在幾點鐘吃午飯呀？

——我們，普通都是五點鐘吃午飯，可是，今天，我們或許要吃得早一點。對不起，我要暫時失陪。——那太太說過後，就從另一個門走出去了。

剩下甘佑先生自己在客廳裏了。他開心地看着那些圖畫。不時地，向地毯上吐着痰（不是因爲他餓了，可是誰知道），再用靴子蹴了去，就注意傾聽起工作室裏最細微的動靜來了。他有时聽到伊雷契克站起來離開椅子，走了幾步，住下了。『

我，真是個大傻瓜，爲什麼不把搭連袋帶到這個房間來？」甘佑先生好像坐在荆棘上一樣，終於，他不再忍耐了，站起來，靜靜地走到工作室的門前，把耳朵貼在鎖孔上聽起來了。他只聽到了他自己不斷的呼吸和他耳中血液的跳動。可是現在，甘佑先生也不放心。他從鎖孔裏什麼也看不到，於是小心地按動門鎖的把手，開開門，神祕地把頭伸到工作室去，他看到伊雷契克跪在離搭連袋不遠的一個書櫥前邊。甘佑先生對他傻笑了笑。

——嘻嘻——嘻嘻——你正在工作嗎？你正在工作嗎？嘻嘻——嘻嘻——嘻嘻，我不過想看一下，你工作吧！好，我再關上這個門。

伊雷契克不曉得他特別好奇的原因，驚奇地看了他一下。

午飯好了。他們走進飯廳去，圍着飯桌坐起來，有：伊雷契克底父親，母親，他妹妹，甘佑先生和他。甘佑先生在開始吃飯以前，畫了好幾次十字，同時微笑着，他想着用這來向這家人表示：他不是那種頭腦簡單的人，迷信到那樣程度，可是也不算壞，要是……



——我是自由黨員，我是屬於自由黨的——他解釋着說——可是我常常畫十字，這並不壞，我們終究是人……這是什麼？嗎湯？哈，我最喜歡湯啦。湯是土耳其食品，我們現在常常吃湯。啊，對不起，請你原諒，我弄髒你們底桌布了……

嗤——嗤——嗤，呸，他媽的！

甘佑先生非常急切地想表示自己為一個文明人。他不能熟練地去拿女主人遞給他的湯盤；於是撒了一些在桌布上，當人們想着勸阻他的時候，他已經用匙子收集一部份，又放在湯盤裏頭了。

女主人不叫他再吃這個湯了，可是他，由於禮貌，用兩手蓋着湯盤，不願人來掉換那個湯。

——我搭連袋裏有些辣椒——甘佑先生忽然宣布說。那個湯對於他底胃口簡直不好吃，他非常想弄碎一個辣椒放在里面，可是他怕人說他是老粗，不好意思拿出辣椒來，所以他想着看看他們家裏人的意思。

——是嗎？你有辣椒嗎？——伊雷契克說。

——唔，爲什麼沒有呢？我帶着辣椒的。你不知道嗎？『保加利亞，這個親愛的母親』沒有味口強烈的東西不能生活嗎？——甘佑先生滿含諷刺地說。他不再等着了，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到工作室去，把搭連袋帶過來，跪在上面，脊背對着那家人，拿出兩個辣椒放在桌子上。

——兩個就夠我們五個人用的了，牠們辣極了——他宣布着，同時把一半和種子放在他湯盤裏，拿剩下的那，客氣地去讓主人——噯，請把牠弄碎吧……噯，噯，噯，保加利亞式的——來，來，你們弄碎牠吧，你們聽我底話，你們就會曉得牠是什麼樣的了！噯，你們自己曉得，『好處不可強求』。你們看，我來把牠弄碎，給你們看看什麼才算是湯。

真的，甘佑先生把他底湯弄得那樣辣，要是一個不習慣的人，簡直會辣壞的。他喝起來了，可是保加利亞人的喝法。不是開玩笑，就是三百條狗對他狂叫吧，也不會把他底聲音壓下去的。一大滴一大滴的汗，布滿在他底額間，好像他們要落到湯盤去一樣。甘佑先生喝一口，就用兩三片麵包壓壓辣味；又拿起湯匙來喝，再吃

兩三片麵包。

——再給我一片麵包！你們吃飯簡直沒有麵包——甘佑先生表示奇怪說——對保加利亞人，你們就給他麵包吧，我們，在保加利亞，要吃很多麵包的。我不是吹牛，可是和這樣的湯，我能吃一大塊麵包的。我敢打賭。

沒人給他打賭，可是，不管怎樣，甘佑先生吃了許多麵包。

——這酒你們從那裏弄來的？——甘佑先生好奇地問，並不是因為那個答覆對他有趣，而是爲了尋求藉口，好再喝一杯酒。

——我們買的——主人答覆說——牠味道好嗎？

——哈，牠是頂好的貨色啦！你們買的，是嗎？那末，請把瓶子遞過來，我肚子裏，現在因爲那個辣椒，燒得和熱鐵一樣，讓我灌牠一瓶子酒吧，牠會在裏邊響起來的。我們那裏，酒——半拉瓦錢一公斤……哈，請原諒，我打噁了；這的確有點粗俗，可是……請原諒！人的事情，你沒法抑制它。

伊雷契克的午餐，因爲甘佑先生的關係，是相當活潑。有人把咖啡給他們送到

客廳來。甘佑先生爲了表示感謝這個可口而豐滿的午餐，想着讓房主人一枝雪茄吸，實際上當時烟是在他袋子裏的，可是他想着找個藉口來看看那個搭連袋。他不願那些小瓶瓶在生人手中；世界上什麼事都會有的。甘佑先生不願聽主人不願吸烟的意思；「那麼，爲什麼那樣？不吸保加利亞烟，那能成嗎？」

甘佑先生吸起烟來了，並且洽意地喝起咖啡來。這才算得起所謂「喝」哩！……在這樣好心情的時候，和談話的人在一塊幾個鐘頭，在沒有人能聽到你講些什麼的房子裏，而且就是有人聽到，他也不會懂得——在這些良好條件下，不談政治——這，甘佑先生簡直辦不到。他忍不住了，於是就傾吐出他的靈魂來：——喂，伊雷契克先生，請你告訴我，你是自由黨，還是保舊黨，照我看來，好像你是保舊的【註一五】。至於我，如果你問我的話，我既不明白自由黨，也不明白保舊黨。老實說吧（有人偷聽我們沒有），我告訴你實話吧，自由黨和保舊黨，他們都是……流氓。你聽我講，不要害怕！都是流氓……可是你怎麼辦？是做生意——不是開玩笑，雞蛋不給石頭碰！我有生意，企業，在法院裏還有訴訟——不能……你要不給

他們在一塊——事情就要危險的。現在，我甚至想着叫人選我當個議員或者市長哩。這些事情是很有利的。人家積了一大堆財產了你相信嗎？好啦，要是你不和他們在一塊，連鬼也不會選你！就是這麼回事！

——我對這些事情是相當有經驗的，我明了這些很清楚。可是伊雷契克是不是懷疑他底客人明白了『這些事情』呢！

——完。

## 註釋

〔註一〕原文唄(Бг.)是保加利亞語中對年長者說話的一種慣用語氣。此地暫譯爲先生。

〔註二〕乾乳酪(Kackavalio)是保加利亞產的一種精細食品。製的時候，用一種特別壓力機把乳酪的水份吸乾，所以可以保存較長的時間。

〔註三〕奧地利貨幣的小單位，等於一Guldeno的百分之一——譯者。

〔註四〕Sivania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城市，曾爲塞爾維亞人所統治的城市之一。一八八五年保加利和塞爾維亞在這裏發生過激戰。

〔註五〕Cifuto鄙視的稱呼，土耳其語。土耳其人這樣稱呼猶太人的。

〔註六〕Apolon Belvedereki希臘神話中最美麗的神。

〔註七〕Dragoman在保加利亞國境上的一個城，屬塞爾維亞。靠近Sivania。由於在牠附近的激烈戰事而著名。

〔註八〕Pleven 保加利亞北部的一個城，出好酒，為歷史名城。在解放戰爭中，那裏發生過激烈的戰事。

〔註九〕Plovdiv 是保加利亞南部的一個城，那裏每年有盛大的國際博覽會，是文化和工業的中心，在 Trakia 大平原的沃野上。

〔註一〇〕Sumi Marica 意為『Marica 河在咆哮』，保加利亞的國歌。

〔註一一〕Asparuh 保加利亞以前的一個國王，他在巴爾喀什山與多腦河間建立起他的統治，並於六七九年成立了第一個保加利亞國。

〔註一二〕Kavallo 是保加利亞民間、木製的吹奏樂器，是由三部份聯合起來的。發音非常悅耳。

〔註一三〕『教父』在保加利亞是最受人尊敬的。人們要送他燒雞烤鴨……等等。『在教父前』意為必需從一件事情裏給他自己弄出點什麼東西來。

〔註一四〕保加利亞人對於用頭部示意的姿式和其他國家不同，即上下點頭意為『不』，左右擺頭意為『是』。由於這所以在甘佑先生和歐洲人中間引起了誤

會。

〔註一五〕甘佑先生的意思是想說「保守的」



## 本書作者略傳

作者亞勒克·康斯坦丁諾夫 (Aleko Konstantinov) 是保加利亞人，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生於斯維士托夫 (Svistov) ①。他父親是那個城裏富翁之一，所以可能給他兒子請了一位家庭教師。在他本城中學裏，亞勒克讀了兩年，以後，就送他到加布羅夫 (Gabrov) ② 中學去了。在那裏，他開始練習詩的寫作，寫了一些童年的小詩。

一八七八年，他到俄國去，在那裏，讀完了中學課程。以後，一八八一年，他入敖得薩大學讀書。和大學研究同時，詩歌引起了他的興趣，他研究過大眾和政治的著作及論文。他也編輯過手抄的雜誌。

亞勒克在大學畢業以後，回到保加利亞，在一個地方法院裏當職員；以後——在高等法院裏當檢察官。那個時期，出版了他譯的普希金的『Poltava』③ 『Bah-cisovajski Fontan』④，和萊蒙托夫的『魔鬼』以及『Pegleo』、『Tartuffe』⑤

等等。用那些譯文所得的錢，他開始從事於旅行，他去過巴黎，布拉哈，維也納，一八九三年，他並且到了芝加哥。這次旅行，他曾在『往返芝加哥』那個旅行雜誌中敘述過。在這個時期，他還寫了些別的著作，和發表了他關於『甘佑先生』速寫的斷片，以後，他就把它出版了。同時，他還寫些文章，為一些刊物撰稿。

可是窮困妨害了他那高貴的事業，而且由於這，亞勒克，康斯坦丁諾夫不得不在索菲亞大學法學院裏作一位講師。在那裏，他得到優良的條件來繼續他文化與政論家的活動。可是這並沒維持好久，因為他的活動是被停止了。敵人們把一個善良而富於人道主義的靈魂，一個努力奮鬥的精神結束了。在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有人卑鄙地把他槍殺了。他是作為他以前所諷刺人物底犧牲者而倒下去了。

——世界語本譯者

① Svistov 是在多腦河邊上的一個城市，文化和商業中心，有高級商學院。

② Gabrov 是巴爾幹山中的一個小城。紡織業中心，出好布。保加利亞的第一

個中學是在這裏開辦的。

③ 波爾塔瓦

④ 巴克齊索拉斯基噴泉

⑤ Begleo, Faruff 均爲萊蒙托夫的詩集



## 甘佑先生是保加利亞的代表人物嗎？

——世界語譯本原序——

在國內和國外一樣，許多人都以為而且肯定着：亞勒克·康斯坦丁諾夫想以他底主人公甘佑先生刻畫出一般保加利亞人民特性的典型來。

不是的！甘佑先生並不是所有保加利亞人極其典型的代表。

當保加利亞『從它肩頭脫下了』那五百年的枷鎖而開始解放生活以後，那些在解放前『邱巴及階級』●底後裔，那些買辦階級底後裔，以及屬於那一範疇中人類底子孫們，就開始遊歷西方各國，從事『研究』。他們吸收了西方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們吸收的是那種罪惡，那種負性的東西，因為慣於安適與豪華的他們，所去的只是咖啡館，跳舞場等等下流場所，而不是大學，或其他文化教育的地方。

『酗酒，

追逐女人，

享樂，

任意放蕩——這就是所謂他們底目的，——酒和女人——這就是他們的理想。

這些不肖子孫們回到保加利亞，於是帶來了西方的『文化』。他們把那和東方性混合起來，而鑄成他們自己的出品——甘佑先生這個人物。他就是他們底後代、他們底代表，『邱巴及階級』、買辦階級、商人階級底子孫。

行會方式，

貪吝，

狂妄，

誇大，

極端自私，

橫加干涉等等——這就是甘佑的特點的輪廓。這些特點，完全和所有保加利亞人底特點不相似不適合的。

如果作者亞勒克·康斯坦丁諾夫教他底主人公周遊歐洲的時候，他從不讓他單獨地代表保加利亞的人民——我們還遇到有別的保加利亞人：學生等等。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甘佑先生總是賣着他底玫瑰油。這很清楚地強調出他代表的只是他自己那一商人階級，他繼承的是這一階級的特點，他是在這一階級中生長起來的。因為會產生熱情的波台夫 (Botev) ②，精神不死的勒夫斯基 (Levski) ③，加拉甲塔 (Karagata)，拉克夫斯基 (Rakovski) ④ 以及其他一偉大行列優秀子孫的人民——不是甘佑先生！

詩人——革命——家會以他底詩與劍爲人民底自由而鬥爭，爲人民底自由而死的——克里斯多·波台夫 (Kristo Botev) 不是甘佑先生。

因着爲真理和社會正義而鬥爭，被人吊死的革命佈道者，瓦西耳，勒夫斯基 (Vasil Levski)，不是甘佑先生。

那些在最後勝利的高峯上背負着體體般的大十字架，爲了自己遭受苦難被奴隸人民底自由而犧牲了自己的人們，也不是甘佑先生。

他們是我們（指保加利亞）的民族英雄！可是，不是甘佑先生。

⑤ *Corbaggio* —— 在保加利亞爲異族統治的五百年中一些最富的人，他們是得到蘇丹的信任的。並且常常把保加利亞的革命活動向蘇丹告密。

⑥ *Hristo Botev* —— 著名的革命家和詩人。保加利亞古典詩人之一。生於 *Kalofero*（巴爾幹山下的一個小城），死於 *Volat* 山上（巴爾幹山的前山）。革命黨的舊領袖（1848—1876）。曾求學於俄國，在那裏他接受了起源於俄國左翼解放運動的左傾世界觀。

⑦ *Vasil Levski* —— 卽人稱爲保加利亞的佈道者的名子。丟掉教會事業以獻身革命的退職副執事。一個教士密告了他，他就被捉而絞死於索菲亞。他的絞死使整個受人奴隸的人民都非常悲悼。

⑧ 加拉甲塔是保加利亞著名的將軍，被土耳其人俘虜吊死的；拉克夫斯基是名作家和詩人波台夫的朋友。



---

---

# 甘 佑 先 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著者

保加利亞  
亞勒克康斯坦丁諾夫

譯者

閔凡

出版者

雲海出版社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

北仁智里六七六號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滬)

每册定價國幣

元  
||

---

---

# 87

002344